

万历朝

之暮色苍茫

高光◎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万劫朝

暮色苍茫

高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9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历王朝之暮色苍茫/高光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1

ISBN 978-7-5442-4386-5

I. 万…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7365号

WANLI WANGCHAO ZHI MUSE CANGMANG

万历王朝之暮色苍茫

作 者 高 光

责任编辑 阎小青

特约编辑 邢 妍 赵馥琼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386-5

定 价 35.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万朝 暮色苍茫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水火不容	001
第二章	落水狗	026
第三章	秋后算账	041
第四章	一朝天子	052
第五章	黑漩渦	068
第六章	兴风作浪	085
第七章	恩将仇报	104
第八章	失空斩	116
第九章	旧愤如渊	129
第十章	锋芒	147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165
第十二章	沼泽地	176

暮色苍茫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三章	多事之秋	197
第十四章	海大人	210
第十五章	天有病	230
第十六章	遍地哀鸿	245
第十七章	内鬼	263
第十八章	贪心吞天	276
第十九章	逼宫	291
第二十章	龙虎斗	306
第二十一章	太子忌	323
第二十二章	无所适从	346
第二十三章	臣子恨	367
第二十四章	家天下	376
尾章	鼠患	398

第一章 DIYIZHANG



水火不容

万历沉溺在对郑妩的喜爱之中。

他还是头一次体会到女人肌肤如玉地熨贴在身上的那种感觉。他感到奇妙极了，问郑妩：“你喜欢不喜欢我？”郑妩点头。他再问：“你为什么只点头，不说话？”郑妩仍是点头。郑妩还小，每逢他风狂雨骤，她只是咬着牙承受，那神态可爱，更惹他垂怜。

真是奇怪，张居正的死这么快就被郑妩的可爱给冲淡了，没有郑妩，他一定会总想着张居正，但有了郑妩，首辅大臣很快便成了过去。万历这时想，如果能封郑妩为妃子就好了，但郑妩不在意。郑妩想，什么妃子与嫔妃，那不是都一样吗？

万历笑：“这可不一样，你封了妃子，你的家人便可以封爵位了，如果封你的父亲做一个爵，他就是真正的皇亲国戚了。”郑妩笑着拍手，说：“有这样的好事？那就封我父亲做个伯爵吧。”

万历也喜欢与另几个宫女亲热，那几个宫女自然有与众不同处。一个叫莫鹭的女孩儿，长得十分乖巧，竟能从腿间把头曲回来，再两手抱腿，这个姿势给了万历在她身边留恋的乐趣，他常常用腿钩住她的小巧身子，与她亲吻。还有一个女孩子叫吴思苏，是南人，她弹得一手好琴，万历令她弹琴，吴依软语的曲调便悠悠扬扬，从琴间流出来，从喉中飘出来。



万历觉得他有雄心壮志，他想，没了张居正，朝廷的权力都回到了他手里，他要闻鸡起舞，励精图治。他命令内阁阁臣凡事都要向他奏报，不得延误，但有时却顾不上，比如当他与郑妩缠绵于床榻之时，朝廷里的那些大事急事也就被搁在一边。

他对张鲸说起此事，问张鲸他是不是有些口是心非。张鲸说：“噫！这有什么啊，你是皇上，是所有人的主子，你想宠幸宠幸你的嫔妃，那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放不下那些奏折，我倒有个主意。”万历说：“什么主意？快说。”张鲸说：“还按老法子啊，让内阁再票拟，而后让他们把奏折交上来，皇上口述，由我们司礼监给写上批复。不过，这可得由皇上自己去说，说要他们内阁再票拟，一拟完了，再交上来，咱们司礼监看看，如果真是皇上的意思，就给他批红。如果不是呢，就给他驳回去。这样皇上不也是日理万机，每事躬亲了？”

万历说好，好。从前有许多事儿，其实都是张居正做主的，他现在要自己做主了，就得这么办。他问张鲸：“如果司礼监自作主张，那怎么办？”

张鲸说：“皇上可以派人监督他们呀，要是谁不听皇上的，当场就开了他。如今大事小事没有谁可以管着皇上了，皇上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张鲸又提起孙海与客用两个小太监来，说：“如果皇上再喜欢哪个小太监，悄悄告诉我，我就把那个人给弄来。”

万历这会儿不愿提孙海与客用的事儿，那事儿令他忌恨在心，他恨张居正，也恨冯保。张鲸说：“有一件事要禀报皇上，但看皇上这会儿高兴，便不想说了。”

万历说：“你说，你说。”

张鲸说：“永宁公主的驸马曲庇歿了。”^①

万历一叹：“永宁公主没福气，没想到驸马的身子骨那么差。”

张鲸说：“其实，他早先就身子骨很差。他生着大病，根本不能成亲，说是在成亲的那一天，他一兴奋，鼻血直流，但司礼监太监何进说，那是出红，是吉利。不料永宁公主一成亲，便成寡居。”

这种事儿皇上根本不知，他心里气恨，恨冯保。当初冯保起誓说，那个曲庇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本事的人，但从来不说他的身子骨差，从来不说他是个要死的病秧子。

^① 《万历野获编》《明代特务政治》《万历传》均有记载。



万历说：“你给我查一查，冯保那么积极招曲庇为驸马，他到底得什么好处了？”

张鲸欲语又止，万历问：“你说，有什么事儿？”

张鲸说：“外间的人都说，曲庇有钱，富可敌国，冯公公要他九件大礼，曲庇当时就拿出来了。他还送了张先生一件，据说是一条珠帘。”

万历说：“一条珠帘？这值得大惊小怪？”

张鲸说：“那可不是平常的珠帘，是一条价值连城的宝物，光是上面镶嵌的珠宝玉石就有上百颗呢，说是张先生歿了后，冯公公又从敬修那里把那条珠帘要了回来，说是要还给驸马，肯定他又私吞了。”

万历说：“他不怕我知道这事儿吗？”

张鲸一叹：“没有人敢报告给皇上。他也不怕皇上生气，皇上看他是大伴儿，他就是害了公主，也没人敢说他什么。”

万历不动声色，但心里很是生气，他问：“司礼监中有谁是他的亲信？在我乾清宫里常来常去的，除了你跟你的干爸爸张宏，谁还跟他过往密切，一个鼻孔出气？”

张鲸说：“和他过往最密切的，是张大受。张大受原来是个小档，名叫卢受，给冯公公改名叫张大受了。还有锦衣卫同知徐爵，都是他的死党。在司礼监里，何进与几个小档都是他的人。”^①

万历说：“给我把那个张大受弄走，要他去哪一监管事儿，提升他。”

张鲸说：“皇上有旨，就升他为钟鼓司掌印吧？”

万历说：“好。”

冯保去跪求慈圣太后，说：“太后啊，张先生是国之栋梁，他说的事儿，八成是有准的，他安排的后事，怎么没执行就算了呢？再说了，内阁这会儿的两个阁臣本来不是什么忠耿之臣，他们怎么能为皇上写一纸谕旨，就把一个阁臣赶回家呢？张先生的话还算不算了？大明朝的将来要靠一些忠良贤臣来支撑啊。”

慈圣皇太后说：“我听说了，皇上听从言官的弹劾，要潘晟辞归了，是不是？”

^① 《万历疏钞》卷二〇。



冯保说：“是啊，是啊，太后，这可是大大不该啊，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在张先生死后，不听从他的。他尸骨未寒，让人怎么想我们哪？”

冯保说得很亲近，但慈圣皇太后心里有气，心想，你只是一个奴才，顶多也就是一老奴，还什么我们我们的，你跟谁称我们啊？但慈圣皇太后经的事多了，就有些处事不惊了，她笑着说：“皇上大了，有心做什么，让他做就是，你能拦得住他吗？”

冯保说：“不是拦皇上，皇上做什么事儿，都是太后做他的主心骨，这件事做错了，没有支撑大明朝的忠耿之臣，怎么行啊？”

慈圣皇太后说：“你说潘晟是大明朝的忠耿之臣？”

冯保说：“是啊，是啊。”

慈圣皇太后说：“我可知道，先帝知他有贪污秽行，便把他给罢了，后来皇上再用了他，还是把他给罢了。你是说先帝做错了事，现今皇上又跟着做错了？”

冯保给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哽咽一会儿，说：“张先生啊，这可不是你要的结果啊。”

慈圣皇太后心里有气，说：“张先生死了，大明朝更得有忠臣。大明朝有这么多的臣子，总不能没有一个忠臣吧？你推荐的张四维、申时行，是不是忠臣啊？”

冯保只能说是。

冯保说：“他们是忠臣，可他们不能做首辅啊。”

慈圣皇太后说：“你有话，去跟皇上说吧。”

冯保听说皇上升了张大受做钟鼓司的掌印，心里直嘀咕，此时升了张大受，不知是福是祸。但他也不能不听皇上的，明面上，内府太监的升迁都得由皇上说了算，皇上说了，要张大受去钟鼓司，他怎么敢不听？冯保说：“受子啊，你去钟鼓司，可不是干爸爸想的，我是想要你在皇上的身边，图个好出身，早晚做个司礼少监。你才二十岁不到，也算有个好前程。可皇上要调你走，你就去吧。”

原本叫卢受的张大受，是新挑选入宫的那一批小太监中的一个，被冯保给选出来，做了他的干孙子，但他这个干孙子天天只伺候他，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冯保生病，张大受不眠不休地待在一旁，随时听他吆喝；冯保胖，夏天溽热睡不着，张大受使用毛巾为他擦汗，时时刻刻地擦，夜里还三番五次起来，为冯保吸吮。太监的身体内有阴火，他用舌尖与唇抚弄冯保，使得冯保身心舒泰。冯保说：“我有

儿子上千，不如有孙一个。”后来众儿子把卢受叫成兄弟，叫来叫去，冯保也认他做了干儿子。

张大受说：“我是干爹身旁的一条小虫子，没有干爹，哪有我？可叫我离开司礼监，我不甘心哪。有干爹照应着我，我活得踏实。干爹，你是皇上的大伴儿，皇上什么事儿不听你的？我不做那个掌印，只跟着干爹走，行不行？”

冯保长叹：“你是我的儿子，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愿意让你走？只是这会儿皇上不大听我的了，我给他说了也未必有用。”又说：“好吧，我就豁出去我这张老脸去求皇上，只怕他不肯听我的。”

冯保趁万历高兴的时候，对万历说：“皇上啊，老奴有一件事，想请皇上恩准。”

万历说：“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冯保跪下说：“皇上啊，张大受是我的干儿子，别把他调去钟鼓司了，就让他在这皇上这里伺候皇上吧，我也放心些。”

万历的脸冷了，说：“冯保，我知道张大受是你的人，但你也不能不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啊？你说，他是我看好的一个人，勤谨，办事实力，有办法，也肯吃苦。你不派他去钟鼓司，派谁去？你不能眼看着你的人都在司礼监不动吧？”

冯保跪下说：“皇上啊，张大受原来是一个小档，让他做司礼监少监，已是破格提升了，再怎么快，也不能因他是我的干儿子，就升他做掌印啊！”

万历说：“你说得对……”

万历一沉吟，冯保以为他可以得到万历的首肯了，能让张大受留在司礼监做少监，在乾清宫当值了。他就要跪下，要谢皇上隆恩。但万历一句话，便把他给噎住了，万历说：“冯保啊，你那么喜欢张大受，喜欢你这个干儿子，我看他就不要来乾清宫当值了，就让他回你那里，专门伺候你一个人吧。”

冯保如被雷殛，他头一次感到了惊恐，知道事情不妙了。看着他脸色苍白，万历笑了，他关心地说：“你的脸色不大好，要不要再歇一歇？”冯保哪敢再歇，他连忙说：“不，不，老奴侍候皇上，是该当的。”

当晚，冯保在家里，张大受来了，跪在地上，为他搓腿。张大受搓得很熟练，就是他当上了司礼监的少监，一旦他来了，他也不要后来的小档伺候，他要亲自伺



候冯保。他揉搓冯保的后背与肚腹，他有力气，冯保的肚腹便很舒服。他对呆在一旁的小瑄交代：“你们都记着，干爹的肚子厚，要用力揉，把他肚子上的凉气给揉出来，干爹的肚子舒服了，才能睡好。”

冯保苦乞着脸，看着张大受说：“小受子呀，小受子，我可是要亏着你了，我去求皇上了，不成啊，不成啊。”

张大受笑：“皇上不准，那我就去钟鼓司，反正在那里，我也是最年轻的掌印。钟鼓司都是一些受罚的老人，我去管他们，也算有威风了。”

冯保哽咽着：“你去不了啦，你只能在我家里伺候我，皇上不要你了，皇上他是不需要你了。”

张大受心一凉，忽地跪下，说：“皇上不会不要我的，我在司礼监里最听话了，我最听干爹的话了，皇上怎么会不要我？皇上怎么会不要我了？”

张大受说着说着，尖声而哭，这哭声吓了冯保一跳，他很少听到这种撕心裂肺的哭声。张大受一边哭一边说：“我没用了吗？我还小，我长得不好看吗？我在司礼监里长得最好看。我比孙海也不差，皇上看我，总是对我笑，我有一次，还给皇上幸过……我是皇上的人，皇上怎么能不要我了？我是皇上的人哪……”

冯保说：“小受子，你不是喜欢回来伺候我吗？你就回来吧，你一回来，我就享福了。”

张大受说：“我是小受子，我从前是小受子，可我给皇上封了，叫张大受了，和张鲸、张宏、张诚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凭什么比我强？我要做皇上身边的司礼监，我要做……”

冯保叭的打他一个耳光，吼道：“你懂什么？你看没看出来，皇上不待见我了？皇上要是不待见我了，你们这些鱼鳖虾蟹哪有一个好的？回来有什么了不起？我冯保做过司礼监少监，做过三回，头一回是伺候嘉靖爷，再一次是伺候隆庆爷。我做司礼监少监的时候，比你还小一岁呢。你这算什么？真没出息。你要好好干，早晚你还是皇宫里没卵子的爷！”

张大受哭够了，过来捧着冯保的腿：“我伺候干爸爸，我伺候干爸爸，我不能做没人性的玩艺儿，他们笑话我，我也不管了。”

这一晚，冯保让张大受在他的床上睡。

冯保哭了，他很委屈，他恨万历，他想万历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呢？一翻脸就不认人了，他还会对我冯保怎么样？



张宏对张鲸说：“手下留情吧，不能干掉冯保，冯公公可是司礼监的前辈，留着他好处多着哩。”

张鲸恶狠狠地说：“他不走，谁走？早晚他会看我们不顺眼，到时他把我们赶走，我们就完蛋了。”

张宏说：“他赶不走你，你在皇上身边是得力的人。”

张鲸说：“当时的孙德秀、温太、周海，哪一个不得力？都是皇上看重的人，但冯保一句话，全都给斥退了，有的去南京看坟了。太祖皇帝的陵寝，那可没有天寿山热闹，至少在天寿山，还有那么多先帝在，有那么多的同伴在。”

朱希孝来到乾清宫外，他听到了乐声。

万历最近越来越喜欢听乐章了，他听着《大雅》《小雅》，还有《郑风》《卫风》，很是享受的样子。他还喜欢叫妃嫔们清唱，唱那些桑间陌上的情歌，那些情歌成了他的另一种食粮。当没有人时，万历喜欢要宫人们光着身子，只披一袭轻纱，在宫里来来去去地走，便有了桑间陌上的感觉：女人幽幽，女人袅袅，女人依依，女人徐徐，歌声如梦如幻。从女人闪亮的眼睛里读出情意来，从缠绵悱恻的歌声里听出情思来，他便生出一股冲动，一股与女人缠绵的冲动。万历很惬意，没有张居正在他耳旁罗嗦，他耳根清静了。

朱希孝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忽地看到了张鲸。张鲸近来越来越多地站在皇上身边了。张鲸悄声对他说：“皇上要见你。”

朱希孝不敢抬头，不敢看皇上的女人，皇上的妃嫔不是他能看的，他连看一眼的福气也没有。

万历见他进来，劈头就问：“朱希孝，你的锦衣卫有多少人只听命于徐爵？”

朱希孝一听，有些明白了，他说：“皇上，有一些人是徐爵弄来的，皇上要他们做什么？”

万历说：“弄走，弄走，把他们全都弄出去，要他们去外地办差，去看某一地的采办，某一地的岁办，反正要把他们都弄走，不能让他们在我身边。”

朱希孝说：“我马上去办。”

万历说：“要悄悄地办，不能声张。”

朱希孝说：“是。”



万历说：“厂卫从来就是两家，你可不能把厂卫弄成一家人了。我要你多做些，你近来听说过冯保那里有什么事儿吗？”

朱希孝说：“我听着呢，冯公公今晚请两位阁臣去赴宴。”

万历很生气：“他是内府的人，交结外臣，想干什么？”

朱希孝说：“我盯着他，有事禀报皇上。”

冯保举杯，说得不紧不慢：“请两位阁臣来，不合规矩，但你们两人是我举荐的，我请张居正保你们入阁，便有责任跟你们说，皇上如今亲政了，心热着呢，凡有事，还得你们帮他，如果皇上想得不周到，你们可得提个醒儿，别出大事儿。”

申时行说：“是啊，到时公公也提醒我们。”

张四维说：“我只想着，太岳兄的新政要做下去，我们有什么错失，公公应该提醒啊。但皇上亲政了，我们事事得听皇上的。”

冯保笑笑，说：“也可以不听。皇上有时挺固执，挺任性，他想的不一定都对啊。张先生在世，不听皇上的，皇上听他的，可这会儿没张先生了。你们明白吗？”

小珰禀报万历：“冯公公对两位阁臣说，他们应自己做主，可以不听皇上的。”

万历冷冷一笑，挥挥手，斥他下去。

张四维心里明白，冯保是邀他们与他一起主持政局，行张居正故事。但朝廷大政局势微妙，皇上看不看好冯保，冯保能不能保得住他的权势，暂时还很难说。

申时行说：“听公公的吧！公公说，我们做，总不能违背太岳兄的一番苦心。”

冯保说：“是，是啊。”

张四维说：“要把商家弄得好些，商家在大明朝，总是灰溜溜的，这不合适。”

冯保从来不信张四维的，他认为，商人就是看重银子，怎么会对朝事有所影响？一心经商，那有什么好处？他说：“经商可不是什么正路，就是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那也只是拿些瓷器去换洋人的东西，没什么大利，一船行海，得经历多少



险恶？行不得的。但在各省府，还是可以让商人得利的。你做这件事，还不是大局啊。”

申时行也不赞成张四维的以商带农的想法，大明朝是一个农业大国，只要给人地种，人人有饭吃，便可以安居乐业了，谁还会造反？但有张四维在，他不能多说，只看着冯保。

冯保说：“我与太岳先生有默契，如今我与你们两个也求一默契，只要有心，你做事，我担承。我做事，你担承，大家的日子都好过。”

张四维想着，你想好过，皇上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内阁阁臣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张四维便打哈哈：“好啊，请冯公公多多关照。”

万历不敢去与皇太后说曲庇的事儿，但张鲸说：“皇上一定得对太后说，不然太后会生气的。”万历说：“也是，我就去皇太后宫里，与两宫太后一起说。”

万历到了慈宁宫，正巧赶上仁圣皇太后也在，他心里松一口气，两宫太后都在，说这事儿还好些。万历说：“两位母亲都在，我就不用去慈庆宫磕头了。”仁圣皇太后说：“你总是偷懒，不愿意去慈庆宫了，是不是？”

万历笑说：“我怎么不愿意去？我还想着小时候，我娘一想罚我，我就想往你宫里跑，一边跑一边叫喊，我喊，娘要打我了，娘救命啊！你听这话顺不顺？张先生说，你要喊，也得喊，我亲娘要打我了，皇娘救命啊。我说哪顾得上那么多，反正都是娘……”

两宫皇太后都笑，万历能逗得她们笑，也算是孝顺了。

万历给旁边的贤嫔递眼色，她便拿着茶杯，递与慈圣皇太后，万历说：“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

两宫皇太后都看着他，有些不安。

万历低声地：“永宁的那个男人殁了。”

两宫太后好久无话，两人都流泪了，丫头命苦，怎么嫁了这么一个人，没两个月就没了。她们哭起来，慈圣皇太后说：“怎么会一下子就没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万历说：“这件事是冯保没办好，那个曲庇听说是一个病秧子，原来就有病，一成亲，鼻血直流，当时那些混蛋还说这是冲喜，大吉大利的喜兆，你说浑账不浑



账？”

慈圣皇太后说：“当时是谁办的？把他拿下，治罪！”

万历说：“我说拿下了，把那个司礼监的张大受拿下了，他滚回了冯保的家里，回去当小档了。”

仁圣皇太后说：“当小支使也不行，拿下他治罪。”

万历说：“母后有命，我明日便办。”

两宫皇太后就不再说惩治谁了，她们只是说永宁公主，说这孩子真命苦，不再理睬万历。万历给贤嫔递一个眼色，便出来。贤嫔也跟了出来，万历对贤嫔说：“你陪着皇太后说说话，别让她们不高兴。”贤妃点头，再进去了。万历长吁了一口气，忽地心里恨冯保，你个王八蛋，你拿曲庇的好处，公主给你害了，我早晚拿你是问。但想想冯保的好处，心里有点儿割舍不下，想着从小冯保便背着他，在府里走，在街上逛，那时他记忆不深，只记得冯保拿钱给他买东西，他不能忘了冯保。

冯保对申时行与张四维说：“潘晟的事，本来是张先生主持决定的，潘晟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我在内书堂时只是一个小档，与他有什么瓜葛？他是张先生推荐的人，就让他这么走了，岂不是丢了张先生的面子？如今要的是实现张先生的遗愿，要潘大人回来。”

申时行说：“皇上是下了旨的，怎么能再召他回来？”

冯保说：“只有一计，你们两人再上一疏，就说只能请潘大人归来，请他主持阁务，那样皇上会批准的。皆时，我也会对皇上说，这样好不好？”

两人默然。

冯保的话，简直是逼迫他们两个人了，要他们两人保荐潘晟，还要说请潘晟回来主持阁务，就是逼他们二人让步，二人此时要么依从冯保，要么就只能与冯保撕破脸皮了。

冯保的脸上写着傲慢，他不在乎他们二人，一说完此话，就命人拿来酒，慢慢地斟饮。

他可以等。这两人不听他的，他可以再命言官弹劾他们，要他们两人丢官，别说继续做阁臣，也别退隐，说不定连命都没了。他们敢不听他的吗？

冯保喜欢张大受，他像一个斯文女子，比女人还女人，轻轻袅袅地走路，在



伺候冯保与两位阁臣时，一顾一盼分外有情。冯保喜欢他，拿他当自己的女人，当自己的儿子，这双重身份令张大受在府里百般受宠。自打他一回来，府里所有的大瑄小瑄就都得听命于他。他夜晚伺候冯保，流着泪说：“干爹，你做我亲爹，我一辈子再不去伺候皇上了，他算个什么？我决不伺候他了。”冯保打了他一个耳光，骂他：“你有出息没有？你伺候我，我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没卵子的货，值得你下那么多工夫？你要伺候，就得伺候皇上，皇上是树，咱们是树下的草。皇上是马，皇上是龙，咱们是马身上的毛，龙身上的鳞。皇上是人，咱们是人身后的銮驾。没有皇上，咱什么都不是，你有出息，就做上司礼监的掌印。从今天起，你给我听着，你只是我的人，不许跟府里的人勾搭，给我好好学点儿，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早晚做一个掌印太监。钟鼓司？那算个什么狗屁地方？不去。”

张四维知道，此时他得说话了，但没等他说，申时行说话了。申时行说：“冯公公，不行啊，我们不敢再上疏了。”

冯保哼一声：“真不敢了吗？听说你们拟票好快啊，不等皇上说话，就拟了一票，放之归。是不是？”

张四维说：“皇上有意，只能这么做。内阁只是皇上的一支笔，皇上要写什么，便写什么。”

冯保说：“不错啊，可你们这支笔要是没有墨了，你写什么？什么也写不出来，那可怎么办？”

申时行与张四维互看一眼，心里想，看来冯保是要弄掉他们两人了，他们心情沉重，一时也无话，心灰意冷。申时行说：“那我们就走人吧？”

冯保说：“别以为自己当了阁臣，就了不起了，就是张居正张大人，不是也得管咱叫点儿啥吗？”

冯保提的是当年张居正刚主国子监时，曾给冯保写一帖子自称“晚生”。这一说，让申时行与张四维顿生屈辱。张四维说：“我是不会写这样的帖子的，就是要我走人，要我死，我也不会写。”

冯保尖声说：“那你是刚直不阿的人啦？”

冯保从来声音浑厚，但一着急，同其他的太监竟没什么两样，声音极是尖刻暗哑。申时行心想，原来他是练的，把他的声音练成了那样，像是男人的声音，平时连这个都十分注意，此时真是气急败坏了。申时行说：“我愿意与子维兄共进退。”



冯保心里窝火，你们还没怎么样呢，就是你成了另一个张居正，还不得听我的？你当内府司礼监掌印是什么人？你的死活可得由我。冯保笑：“好啊，好啊，那就不多说了，大受，送客呀。”

张大受起身喊：“两位大人要走了，送客啊。”

张四维与申时行一齐走了，走到了街上，两人对视一眼，互相说一句保重。再不多说，都回家去了。

万历看着冯保，他想这个人睡不好，正忙着呢。冯保说：“皇上，老奴有一件事请皇上示下。”万历说：“你说，你是我的大伴儿，有什么话直说。”

冯保说：“阁臣中，申时行与张四维，这二人当不得国事啊，不如从张先生选的那几个人里选一个人入阁，如此，内阁也就能多担些大事了。”

万历可不想让内阁多担什么大事，他亲政了，有大事自己做主张就是了，何必要内阁再像张居正那样，事事都独自担当？他对冯保说：“好啊，好啊，再说吧？”

冯保从宫里出来，心有不甘，他派人找来陈三谟，说：“陈大人，你的位置可是危险了。”陈三谟这些日子一直胆怯，做张居正的人，已是没了靠山，正愁着呢，冯保找他，岂不正中下怀？他问：“活老祖宗要我做什么？”大臣叫冯保活老祖宗，陈三谟是头一个，冯保心里满意，心下想，就是把这个人放在内阁里，还不比张四维与申时行强啊。他对陈三谟说：“我推荐的那两个人，那个申时行与张四维，如今张居正一死，他们都不认我了。好哇，我能推得上你，就能拿下来你。你快找人来，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那个老好人，说他行为不检，要他归隐，同时再弹劾张四维，不是他举荐王国光的吗？要他两个一起滚蛋。如果申时行再起来上疏，接着弹劾他，你明白了吗？”

陈三谟当时答应，回去安排人弹劾王国光。

万历在乾清宫内听张宏读折子，听到言官多弹劾王国光，他问：“王国光不是叫个‘老好人’吗，怎么有人弹劾他？”张宏说：“他原来主持户部，有些成绩，如今有人弹劾，说他无用。弄不清他们为什么说他无用。言官弹劾大臣向来听风就是雨，但为什么要弹劾一个老好人，奴才就知道了。”

万历有些明白了，他说：“要是弹劾下去了王国光，就可以拿下张四维，如果拿下了张四维，那就可以换一次阁臣了。你说，张四维会不会听凭他弹劾？”